返老還童之商榷

（潑齋）

彼得希米博士到中國來了、新劇家鄭正秋、已經做了他返老還童術的第一個試驗品了、究竟他這種返老還童術、是否能使受術者長生不老、這句話我可還不敢斷定、假使果然是千眞萬[?]靈驗的、那末我倒有幾個問題、要和彼得希米博士商榷商榷、

第一、現在的世界上、因爲人類孳生繁殖的緣故、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恐慌、倘然這返老還童術通行之後、受術的人、都可以不死、那末世界上的人類、一定一天多似一天、小小的地球、怎能容得下呢、到了容不下的時候、人類因爲生存的競爭、一定要想出許多殺人的方法來、那時節人類的死亡、簡直沒一個是壽終正寢了的、這是何等可慘的事情呀、如此說來、這種返老還童術的結果、便是造成人類的自相殘殺、這難道是發明返老還童術者的本意嗎、

第二、報載有人要請博士施這種返老還童術、須出手術費規銀二千兩、這們說來、將來受這返老還童術而長生不老的、一定都是一班達官貴人、富商巨賈了、窮人因爲出不起二千兩規銀、不能享受那長生的幸福、依舊還是自生自滅、這樣一來、將來有富階級的中間、連這生死二字、也是不平等的了、萬一幾千百年之後、窮人都死光了、地球上祇剩了許多的富商大賈、達官貴人、這世界還成個世界嗎、

第三、現時代有錢的資本家、仗着有許多勞動界的工人、替他們做了牛馬、已經是窮奢極慾、無所不爲了、但是還有一件事使他們短氣的、就是那『死』的一個關口、不能逃過、任憑你怎樣的有錢有勢、無常一到、萬般皆空、他們想到了這一層、自然不能不看開一點、現在倘然把生死的問題都打破了、有錢的人、居然可以長生不老、那末他們爲自己後來的地步、一定格外要剝削貧民、這們說來、那返老還童術豈不是變成助紂爲虐了嗎、

以上這三層、都很有可以研究的價值、所以寫出來和博士商榷商榷、博士千萬別疑心我出不起二千兩規銀、所以在報上破壞你的生意經呀、

謀職業者注意

（哈羅康）

余友某君、前幾天在新聞報上、看見一段招請賬房的廣告、大致說、『招請銀錢賬房一位、需有賬務經驗、及確實保證者爲合格、』某君本在某公司當練習生、因嫌薪水菲薄、見了這一段廣告、就寫信去試問、隔了兩天、果然接到　　氏藥房的回信、開着三個條件、請某君選擇、

（一）賬席、任營業進出銀錢之總權、薪水三十元、紅利十四股之一股、膳宿供給、能具保證金五百元、並保信一封爲合格、證金按月一分起息、

（二）收賬員、任放賬收款、薪水念五元、紅利公股均派、膳宿供給、能具保證金三百元、並保信一封爲合格、證金息同上、

（三）職員、任營業部一切、薪水十五元、紅利公股均派、膳宿供給、需有保證金二百元、保信可免、證金息同上、

綜觀上列的條件、可以明白他招請職員的目的、最注重是一千塊錢保證金、不過我知道　　氏藥房、約估着半間房子的地位、[?]陳列着些生髮油花露水、以及幾瓶樟腦丸、我雖不能估量他的貨值、但一千塊錢、至少可以開同樣的店、四爿、他招請這樣重金保證的夥友、是否有別種用意、我也不敢說定、不過在黑暗的上海、鬼蜮伎倆、雖成了司空見慣、而上當的仍是不少、所以我寫出幾句、使謀職業的人們、注意一下、

楊保春之南陽關

（奔鄭）

星期六更新舞台日戲壓軸、爲楊寶森之南陽關、[?]秀（寶森字）飾伍雲召、上場引子、甚老到、開報時倒板、恰及搖板、爽氣充足、且表情極妙、恰合劇情、在城樓唱『恨楊廣弑忠良讒臣當道』一句倒板、唱來轉折自然、高低合拍、自『嘆雙親』起、轉至六板及快板之『伍家忠心管轄長』『唱人淚拋不淚拋』、唱得一氣貫注、而其中之『珠淚雙拋』『穿下雕』『殺氣高』等句、運腔新頴、圓潤動聽、與韓擒虎對打、十分緊湊、別妻及見妻死時、悽慘動人、與數與托子時之數板、爲結晶、而進場時之亮光尤爲可觀也、

解放成空話

（賢獻）

偶於某報、見某女伶手書解放成空話一絕、用其原韻、續成四首、

解放成空話。家庭黑暗何。寄言諸姊妹。快快起風波。

解放成空話。爹孃不死何。郎君如解事。再待幾時波。

解放成空話。郎才女貌何。笑他舊兒女。脈脈託微波。

解放成空話。長吁短歎何。迴文新織就。莫寄竇連波。

教育外史之資料

（我愧此生）

學校是抱有樂育英才改良社會的、對於國家前途、更有無窮希望、所以眞正熱心辦學的人、決不在那金錢上着想、和營業商店一般的、現在世風不古、道德淪亡、無論什麼事業、都把那金錢主義做目的、就是我們最高尚最神聖的教育事業、居然也有人、把金錢做目的了、唉、可歎可歎、我現在把一件籌學斂錢的黑幕、寫出來給大家看看、

M女士、是一個、法租界某處小學校裏教員、她的外人、是個有阿芙蓉癖的、鎮日躺在雲吐霧、所以入不敷出、這位M女士、竟想入歧途、借了那學校名義、在外面鼓動如簧之舌、燕語鶯啼的、向那紳士們募捐、那紳士們一來顧念了教育、二來看見了她的倩眉眼、三來打動了醉翁之意不在酒、所以一五一十的捐給她、她得了這大宗的捐款、把三成送給她校裡的校長、算是借招牌的謝意、其餘七成、除掉了自己買衣裳和襪化妝品、開伙食等用外、悉數給她的外人、買福壽膏吃、一日三日九、門角裡撒尿、不度天亮了、總要穿綢、那M女士、一天運氣不好、恰巧跑到褚家木橋、歸安坊某號募捐、□家家長、鄭□□、和她的鄰居某姓是親戚、所以她的歷史、格外明白、鄭□□又是個不愛女色的人、見了她就婉言拒絕、可是她還是橫呀教育重要、豎呀經費支絀的、說了一大篇、姓鄭的聽得□此不耐煩、老實不客氣、揭穿她的西洋鏡、她頓時[?][?]、（酒量總算好）連稱罪過、同時便道、這M女士自從經過了這一番失敗、仍舊不肯拋掉這行生意、繼續[?]向別家募捐、不過人家大多數、明白了她的內容、她的募捐生意、也不像以前的容易了、唉、可憐呀可歎呀、

冷吟軒雜綴

（楓隱）

校對一職、各書局及報館中、多不甚重視、其實任此者頗難其選、非特魯魚亥豕之辨、萬難濫竽充數、即略有一知半解、亦未必能勝任愉快也、蓋姑舉其最膚淺者言之、如於于二字、有時本可相通、然如于歸之于、萬萬不能作於、乃余偶作中、偶有用此者、往往被改爲於、然此猶可[?]曰[?]、手民誤[?]、[?]不盡在校對也、乃某報館登余[?][?]歌一章、其首二句云、臘月廿四日、家家皆送竈、及披露後、有讀之、即廿三三字、改爲二十三字、首句變爲六言、與全首不稱矣、且音讀[?]、雖閱者自能辨之、然原箸人見之、終不慊於心、豈非由校對不得其人歟、

記遊戲場所見

（蒨蒨）

昨在男女大劇場[?][?]之小香[?]、生就一副宮門（滬語謂像煞有介事）面論、天賦一雙迷細鳳眼、自從被妖沒臉看中之後、據說已晉作小星、平心而論、香人色雖不甚妓艷、然以之配富其脂肪質之妖沒臉、亦可以將就得過、某夜、沒臉挽香人上、緩步於大世界共和廳畔、意頗自得、香人穿妃色夾衫、元色緞裙、作妓女裝、御鑽戒二、巨如新豆、光耀奪目、識香人者咸圍而逼視、有艷羨者、有嗤笑者、內有一妓、引頸向香人凝視、幾而與面相接、沒臉伸己首於面面間、低聲問妓曰、吾清楚否、惟其首探得過出、以致鼻觸妓面、妓反羞而之他、沒臉則樂乃無[?]、二人復相將至髡見戲場、台上適演鴻鸞禧之打花鼓、沒臉觀至出神時、顧謂香人曰、卿輟歌已久、設再現身說法、恐不讓此豸專美、香人聞言、心滋不悅、蓋[?]沒臉生性故喜新之心而熾[?]、[?]力言[?]芳咬字之如何不正、音味之如何欠善、沒臉是時味[?]察色、禮會其意、乃頻點其首、連聲道是、香人始釋然喜、打花鼓將罷、沒臉問曰、爲歸休、香人頷首示可、旋即挽手出、至門外、沒臉舉手一揚、有黑漆汽車來、沒臉先登、香人繼之、少焉嗚嗚一聲、如風馳電掣而去、

如是我聞

亦舞台因四門可羅雀、決計提早歇夏、開定於本月念四日停鑼、七月半開幕、有仍聘馬連良之說、

尚小雲因議院之攻擊、不安於京、頗有來滬之意、滬上某舞台已派人前往接洽、

更新李吉瑞、係帶扛性質、開唱至五月半、即須回津、

白玉崑將入大舞台、

（十）

[?]先生、近爲親家向樂穀先生集鶴銘字書一聯云、『君宜玄宰之侶、我於山陰得書、』蓋樂穀先生酷嗜鶴銘、存字太少、集聯極難、若此等者、不多遘也、（遁）

聊齋彈詞　賈奉雉成僊

（六）（許蘅屏）

本難此時、一躍而過、抑隸無[?]禁閉、只有夫人、[?]洋而哭、

同行相伴原相惜。忽歎飄零[?]一身。總不欲生思蹈海。捧將微命付滄溟。夫人攝[?]迷津去。且喜[?]身[?]有[?]。四顧雖空旋引去。芸水蒼[?]迷所向。仙家作用自神明。高[?]師努力[?]何及。但聽師然[?]波[?]鳴。海山仙島詎能尋。繁華[?]遍歸清淨。人世何緣浪得名。普勸世人宜早悟。免向富貴場中閱苦辛。

吳江蘇宙忱潤例

蘇子宙忱、少嗜書翰、抗情希古、從陸廉夫先生遊、善宗兩漢六朝、融通四體、故能下筆高渾、超離迹象、兼善鐵筆、亦卓然成家、近來以索書者踵門相接、大概日不暇給、爰爲改訂潤例如次、『扁額』每字一尺二元、二尺六元、三尺十二元、『市招』同、書箋紙及宣紙者均加半、『楹聯』三四尺二元、五尺三元、六尺四元、八尺六元、長聯加半、『堂幅』四尺四元、五尺五元、六尺六元、八尺八元、『立軸』同、『屏條』每條三四尺二元、五尺三元、六尺四元、八尺五元、『壽屏』每條五尺五元、六尺六元、八尺八元、分書倍之、『手卷冊子』每方尺一元、『團摺扇』每件一元、小楷加半、『碑版志銘及題跋等件』的面議、以上分隸眞行草、如例篆書倍之、金箋加半、先潤後書、約期取件、劣紙不書、『鐵筆例』（石章）每字一元、（牙章）每字二元、字體過大、一字作二字算、過小不刻、甲子春正月、愈衆[?][?]來臣張仲仁費韋齋趙[?]等公啟、當代施濟羣重代定、收件處上海拋球場寶善街各大箋紙號、蘇州護龍街集寶齋碑帖店、閶門內河沿街三十五號、老垃圾橋貽德里吳江旅滬同鄉會、閘北虬江路義品里三百六十號

啓事

本報義務郵筒一欄、係專爲閱者徵求本報而設、惟現在時有軼出規定範圍之徵求等請托登載、殊與創設原意不符、故自即期起、將義務郵筒一欄取消、再本報除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各期已售罄外、其餘均有餘存、欲補者每張收郵票二分、當即寄奉、再此處以後作爲本報刊登啓事地位、請給者注意、

史久成萬全輻江錫仁劉伯且諸君鑒、承預訂本報一至五十期、早已訂出、望速取去以清手續

發行部啓

乩壇黑幕

（三）（健碧斑紅館主）

□乩壇中之術語

盤曰沙盤、乩曰仙乩、兩人執乩箕、盤中寫字曰扶乩、或曰扶鸞、一日之初次扶乩曰開沙、有所請求、書於黃紙、置神座前、是曰擲單、或曰禀、盤中之字曰乩訓、或曰諭、一事諭畢曰息、一日諭畢曰收、息則當日當再諭、收則雖扶而無字、是故當息不可以慢收也、當收亦不可以慢息也、扶乩者曰乩手、左曰上手、右曰下手、或曰左司、右曰右司、壇中人曰弟子、弟子皆有壇名、壇名自乩訓出、曰錫名、乩壇之神曰守沙子、玉皇大帝所派也、定例、守沙子三年一換、然有不滿三年而換者、亦有一常不換者、非守沙子之有辭職連任等情、趁乩手之高興與否而已、

座公聽者

（翁曼）

你在鑽舞台上唱了一段快板、明明欺我外行、來捉我的羊、只是濟公的羊、尚未牽到、我還無羊可爲你捉咧、你問乙處的韵事、此事非同小可、不敢代庖亂說、且等他喘息片時、自來宣布罷、但我也不妨洩漏些春光、你聽明了、『關令比軍令要森嚴』『兩隻母雞一尾時魚與撮組代謀的交易』『電話中的追耷』『人道我左擁右抱、却不道是左右爲難』『未上門的新親之關房式』『洞房中捧出老南瓜』『飛將軍從天而降』『活絡門門』『馬鞍山糕與拜堂之關係』『四郎探母』其中細情、須乙處自己逐樁報告、我要學說書先生、賣這麼一個關子了、（寫完了、也附帶一個尾巴給濟公、稿已來了羊不來、豈勿稀奇又怪哉、可憐我麻雀輸得快、兩手空空要拼台、但願你濟公老佛速把牌票開、再望他綠衣兒郎一萬個競走得金牌、兩番說嗃今完也、封好信筒把艋兵）（完）

新騙術

（宦吾）

日前予戚某君家、因有客來午餐、使女傭向菜館叫菜二盆、未幾一形似菜館中之夥來家收碗及菜價、告以晚上尚須叫菜、碗今汝取去、價總算何如、曰不可、店主固囑來收帳也、曰然則計價幾何、曰小洋八角耳、時某君適無銀角、而女傭又他往、方欲自出兌換、其人曰、我爲汝去兌之可也、因取洋置碗而去、詎候之良久不至、某君乃大疑、親至館中詢之、曰初未嘗令人來收也、某君與之爭、則曰、館中收帳例有帳簿爲憑、今彼無簿、本不當付與、咎豈在我、語已、並出衆夥令認、殊無其人、某君語塞、始恍然於此人之急欲取錢、及自願代往兌幣、其詐本已可見、惜當時不悟及此耳、想此人必於女傭叫菜時伺旁偵知之、因以售其計、據菜館中人言、此等詐取事已數見不鮮、大抵皆本爲此中人而失業者爲之云、予茲記之、俾不知者幸勿受其欺也、

雜說

（笑之）

印度大詩人泰戈爾、此次又經過上海了、但我記得他上次到上海的時候、這個團體請他吃飯、那個機關請他演說、男也歡迎、女也贊成、他也崇拜、她也欽敬、把這位大詩人、當作神聖一般、誰知這位大詩人、到了北京、忽被什麼唯物論派、在會場上一張傳單、罵得垂頭喪氣而返、現在雖然經過上海、上海的學者、因爲他在北京倒霉、也就把歡迎和崇拜的熱度、冷了下來、你們瞧瞧這回泰氏到了上海、除了張君勵請他吃了一餐茶點、還有誰去請他吃飯、請他演說麼、不但沒有人請他吃飯、請他演說、連泰戈爾三個字、也懶得提起啊、有人對我說、上海人的心理、是喜新厭舊的、現在泰戈爾已爲過去的人物、杜愛西纔是當令的人物哩、我道、哦、（編者按杜愛西又過去了）

[illegible]

（老秋）

□詠模特兒

一幅春宵綫捲。十分春色當前。粉香脂膩玉團團。一片雲[?]星亂。

赤裸裸般描寫。痴憨憨地窺看。微風拂處汗香酸。綰他新愁綺恨。

烏託大學演講練習會

（旁觀者）

上期本報批露烏託大學的宣言、我看了以後、很拜服他這位老先生的一枝妙筆、把這只大學的廬山眞相寫得惟妙惟肖、在下聽得烏託大學又發生了一樁事、寫出來、給閱本報諸君、再來看看、烏託大學的公布處、貼著一張布告、說着、本會於□日、敦請□□□先生來校演講、題曰爲『女子與科學之關係』、歡迎旁聽、惟地小人多、只得發給入場券、以免擁擠、下面寫著烏託大學演講練習會敬啓等字、烏託學生一見之後、大家都詫異得很、因爲烏託大學、以前只有英語會、從來沒有演講練習會的發起、不知道這個會是那個同學所組織的、所以有幾個人去探問英語會的職員、但是他們也莫明其妙、只得靜待開會、去看看那幾位是職員、後來開會時間到了、□□□也來了、主席先生居然登台了、主席是誰、原來烏託大學頂頂大名的頭等腳色大金剛、主席說我們的演講會、只限於女同學的、因爲我們的程度太淺、能力太薄弱、所以不能與男同學一同練習、等到將來我們練習進步、再來與諸君一同討論、後即介紹□□先生演講了、不過在下看以上情形有一點小小的意思來發表、第一層就是既然稱烏託大學的演講練習會、那麼烏託大學只有女生麼、倘然是限於女生的、烏託的男學生到那裡去了、第二層從前男生發起不論什麼會議都徵求女生的意見、今次女生發起演講練習會、就拒絕男生入會、這豈不是獨偏麼、烏託既是男女同校、應該受同一的教育、同等的遇待、有互相連絡的精神、和公共研究的性質、現在只以一樁小小的演講練習會看來、與男女同學的宗旨、完全違背、在下以旁觀的眼光來批評批評、不知烏託學生們對我怎樣、

北游雜詩

（王微子）壬戌年作　羅曼陀詩鈔寶

玉勒金鞭白下郵、章台繫馬舊王孫、可憐細遍依依柳、縱不銷魂也斷魂、

誰問青溪長板橋、江山如夢鎮無聊、祇餘花月傳興替、一片笙歌逐暮潮、

微聞是亦英雄地、大盜摻戈悔竊鉤、成敗只今嗟逝水、悍松殘夢過徐州、

泰山之脈我今見、巨嶽一掌分一片、却憶嶺南山蜿蜒、巍巍嶽嶽更驚眩、

黃河橋下水滔滔、黃河橋上車鹿鹿、拓衙且欸蔚然觀、珥筆猶與惁儉腹、

戲罷春風絮化萍、行人數遍短長亭、疑心欲綰離情住、楊柳枝頭未放青、（去江門數十里、有站曰楊柳青、江南綠帶、且拂地垂黃矣、此則夾岸招人初見萌芽也、）

而兄重作關山客、吾弟情親輒見過、握手津梁各驚喜、風塵相對語偏多、（津門晤舍弟季卓）

激楚曾聞北鄙音、平添抑塞廢孤吟、激他慷慨悲歌氣、消盡風華儻蕩心、

墻景軒畫說

（樵）

錫山楊閬甫、謂米元章作書、先作容勢、蓋[?]生不可無此勢、下筆時得凌空之勢、自然有生動之趣、確哉斯言、用之[?]宜輕快、不可矜持、不必拘於形似、擬做[?]人、須膽大心細、隨意自適、自然入法、古人出入[?]端矣、蓋畫之[?]景難[?]、畫之情全在處處有力也、

師法於古人、使受種種之束縛、欲作透網鱗、須以天地爲師、每朝當觀雲氣、吞吐變幻、似畫中山、淺深遠近、極有氣韵渾然之態、而在山行時、見奇樹怪石、尤當注目、須四面取之、左看不入畫者右看、右看不入畫者後看、終有一面入畫者、熟看之、心領意會、自然傳神、此法亦是寫生正派、

畫樹之竅、以轉摺多曲爲主、雖一枝一節、不可使其直也、諸家畫有直樹、其生枝發節處、必不都直也、玄宰云、畫一尺樹、不可有半寸之直、筆筆轉去、此秘訣也、最好以樹之曲直作奚囊、畫中之枯樹、亦不可缺少、因有一種蒼鬱蒼[?]處也、畫中山水位置皴法、各有門庭、不可相通、惟樹木則不然、可通用、雖千古不易也、畫山石、須從淺墨起、可改可求、要有凹凸之形、凸處受陽光、其色須淡、凹處不受陽光、其色黑暗、用墨須深、此最易解也、畫山須先定輪廓、然後皴之、不可從細碎處積爲大山、而收縮分合、亦宜着意、分筆乃大綱宗、有一幅之分、有一段之分、收縮則在落筆時用意、無垂不縮、無往不收、兩句爲要、於此了然、畫道過半矣、點苔、所以蔽隱皴法之慢亂者、今人不知點苔是何作用、每畫必有重疊之點苔、謂可得蒼莽之氣、眞是挖肉做瘡、

英王

（餓山人）

君主國家、原有王國帝國之分、現在世界各國之有皇帝者、僅日本一邦、其餘各國、如英吉利、丹麥、荷蘭、暹羅等、均係有王無皇、英之君主、頭銜爲小不列顛王兼五印度大皇帝、中國與外人國交上來往、因大王二字、不便稱呼、故國書上對於國王均稱大君主、對於英國、亦係如此、世人不明此義、常譯英王爲英皇、可謂錯誤之至、爰特略綴數語於此、以正名稱而符事實、諒亦衆君所願聞也、

社會小說　奈何天

（七十一）（吳門程瞻廬）

第七回　白頭翁情深舐犢　紅粉女曲拒求凰

今日是軍閥世界、一個小小軍閥、也有絕大的勢力、不諍氣的士賢、怎麼去老虎頭上拍蒼蠅、調戲溫旅長的姨太太、士賢和溫寶英、一向不認識、爲什麼去調戲他、看來這封情書、定是寫給范寶英的、只爲寶英和溫寶英的卷子、卷面上都不寫著姓、只寫着寶英兩字、定是他誤會、（可謂知子莫若父）……夫婦倆說話的當兒、隨來的搖船人、卻等得不耐煩了、向魏奶奶催索船錢、魏奶奶怒道、我們家裡鬧得天翻地覆、人財兩失、你不瞧瞧風雲氣色、還跟着人討船錢、（遷怒及搖船人）搖船人笑道、奶奶說甚麼話咧、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、搖了一天船、怎不向你討船錢、況且你奶奶是燒香去的、瞧這菩薩分上、也該早早的把我開發了、還得多給些酒錢、魏奶奶罵道、放屁、我爲什麼要瞧這菩薩分上、這菩薩是不靈的、我枉化了十塊大洋、許下了願、倒鬧了這一場禍祟、不明菩薩的菩薩、還可以信得麼、（又遷怒及菩薩）

□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[?]譯